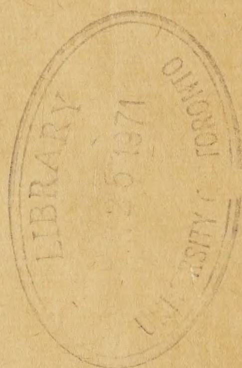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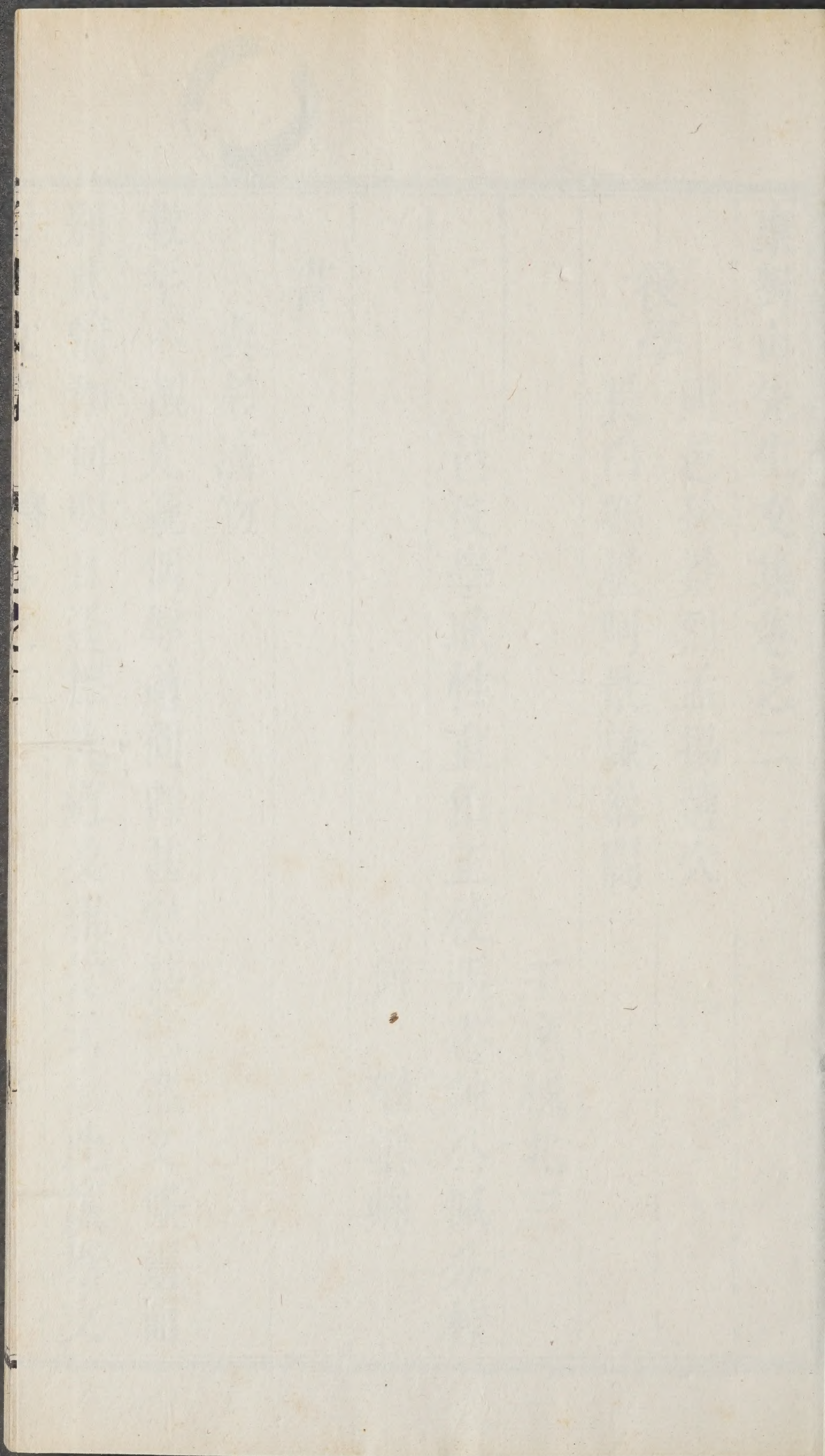

LIBRARY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康對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同邑孫景烈孟揚選次

後學長白瑪星阿景謙叅閱

王應槐兆三

邑後學耿性直伯正校張書紳公佩分校

何瑞雲卿

書

與彭濟物

數年不覩光範偶辱過問即甚慰甚慰然又倐爾而別此情如何明日逢德光道及雅愛云云此誠斯文

骨肉之至他人誰肯然者感灼累日然竊有所未安者因公知我厚故不避訶責輒布上左右惟公察之聽之僕自庚午蒙詔之後即放蕩形志雖飲酒不多而日與酩酊為伍人間百事一切置之此不但信於鄉人妻子奴僕也蓋素性疎懶偶因官秩羈係數年若招豚臂鷹而一旦得此中心之快實有人所不知

猶爾不量即又飲酒散髮箕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成激之不返雖三公之貴刀鋸之辱不可奪也況數

石之粟半幅之紙乎僕自幼支謾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先皇帝寬仁大度卽自私擬以爲皐夔稷契之業可以復見於今而狂放易言畧不修飾至皇帝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斷益喜益負以爲鄙志當究於此一時交與之士反覆輕易不檢惟僕言是是故謾論譏說畧無忌畏日就月將幾蹈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者又褫刱所無以爲眞有使僕含垢於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驅放上辱兩朝作養之恩下累先人錙介之業生平微志付之穢塗情苦心局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

冀之事與蔡邕郤九錫之書喟然嘆曰彼何獨不得含垢冒汚而成致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仰宗元有不同於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避之操而迹厠宗元於九錫之間仁人志士宜於此何如也今僕之所憂者在忽有犬馬之疾死卽壑之下不得伸其宿心原悰耳而區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之用事也蓋嘗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壽瑾者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區於我我固能談笑而郤之使饕虎蠍險之人卒不敢加於我此其心與事亦雄且甚矣當朝大臣蓋皆耳

聞目見而熟知其然方臺諫論列之際出於一時倉
卒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輔商也一
夫之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僕卽非賢者然豈少於商
之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於孫聰曹元與云云
之間邪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益已披髮嘯歌至於
終身而不敢悔此非甘心爲長沮桀溺之徒也公之
高義曰古人內擧不避親時之可擧不可擧非僕所
知也而僕之不才汚穢亦非公應擧之人觀近臣者
以其所爲主於此使識者苟爲之言則所係於公者
豈細哉今僕之不可於當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

官職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之惡輙大罵不已今諸公者皆喜明遜而陰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北面事君而勤渠閣老門下者以爲賢能僕嬾放畏出歲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僞恭假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修身法事之業而但呻吟詩文以爲高業見其詩若文不能不怒故見輙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爲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職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未從即拒而絕之以此親疎多怨苟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

或又告之彼卽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德不宏不能信之於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謗自入有罪者之籍汚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之志局閉淪落智高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淵之下於中夜竊自嘆悔不當輕易效慕世俗科舉狥外搆此兇慝今又不儆而欲仕乎此甚不宜出者一一時同黜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汚者然罪大惡極羞談於婦人女子之口尚十之九彼莫不覬幸僕出以爲先容之地而當時宰執又率崇私愛而乏分別苟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爲喻是所以用僕者非必實知

其爲人而眞明其有誣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爲不肖者之資矣諺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以不肖訶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賢君子自謂已如此自謂而人以彼謂已蓋所謂嘑爾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宜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逼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平素之悃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必信其爲肝膈之實慨然憐我體我矣會公甚難既會又復匆匆不得請益而又不能迎候敝邑此甚負公也

諒公有以恕之乎臨紙惘然春和伏惟保順幸甚

與王子衡

數日之別已勝數年矣諒公同此情也華山之遊此平生至願况又與吾兄同之抵家後百事狼狽荆妻痰氣發作幾於不起小女出嫁伊邇未免匍匐耳富有富者之事貧有貧者之禮父息之情誰能不爾坐此二者使不肖倉卒言兄長之前顧不得羽翼而東耳柰何柰何在省時會近山尚書濟物總制俱道雅意隆篤細得近山言深服公所以處我者有禮也近濟物以他人之謀將致我幕下昨已爲數言絕之頗

涉峻厲於乎彼殆以我爲何人耶大丈夫出處自有禮義豈私好私與者尋隙投釁附會可致耶兄與我有骨肉之分當惘惜至此卽鑿之下凡有志天下國家者豈所忍居苟有所不可則亦寧死守而不易耳平生祿祿別無他事維此㸃檢最熟而又失之死無面目見先人於地下也蓋此又是一番波浪比之往日應舉不同如之何可以輕且易而言也厚齋之意雖善然非實知我者固已惑之矣然乘之則不可也去秋有一客相過極言彼所以拳拳於僕之意方在杯酒間僕變色大罵聲徹四隣僕豈彼之所宜論耶

非見自彼來者云彼已深含於我此不知僕正欲其含也即此可以再見不肖之忠矣張吏來甚急因先附此意不恭之罪吾兄想深有以亮之稿序數日後當托人附上不敢負吾兄也臨紙耿耿無已

與朱升之

天下之事能以德美傳不朽者今不過數人耳然皆爲言者所遏此固世道使然然皆以黯昧難曉者或偶爾有之而超然在人耳目者亦不能免此可長太息而繼之以痛哭也公淸聲大才雅量佩節孰與古人多讓彼以私怒左道之言即又如此賢哲之黨盡

矣公固不肯緣此輕重言者國是所關治亂所繫小人坐享清譽而君子嘗被汚辱欲天下亡事安可得哉李獻吉被論尤廣至有以敗壞風俗言者於乎獻吉豈斯人哉此可以占公矣僕雖宿寡行檢然覵鄉黨自好者亦少有優劣乃前此命爲劉瑾黨士修學之志雖古人所至尚安有推擇何至黨瑾者苟可以甘心快意固不暇計此也公不知尚移何處卽或以別事在關中亦好當請公西來與坐論數夜使細小輩見吾儕胸次忠君孝親立身行已死不以易如此兩卷俱封上媿不足稱副委命書籍托劉令尹數日

復即可馳上公即有外移出共行當在何日然須待命至乃始動否倘行急可示知外之僕即星夜來求靜處與公別也使來數日爲賓客所冗不得具裁甚惱臨紙又復匆匆不盡其欲言伏惟亮察幸甚

上遂庵先生

執事此行宗社之慶生民之福也不肖萬萬死罪無面躬詣拜賀今兵事日繁賊餉日急各處經畫糧儲之人卒不堪職動爲迂濶難集之計百姓百倍賠費不支一行之需倘賊勢更盛又當何以山南湖廣之盜不可視爲尋常今之求治者率弟子行當亟須丈

人也詳此盜能老弊我師者中固有人耳往時四川
湖廣陝西所上首級盡山居平民非眞賊也凡執事
所以報孝宗皇帝者惟此二事耳不肖雖在罷廢然
世受國恩不敢忘此憂也初冬微寒伏惟保艾以慰
天下之望不宣

與張用昭

辱敎知近事如此數日身心不能自寧況有官者與
受方國之重者哉然以執事之才當此劇難狼狽之
際要毅有餘力顧委任何若耳廣郡數蒙其至無他
郡芟夷絕滅之慘者不可謂無所繫也近聞邱將軍

與戰南陽獲俘甚多若　爾亦新來一快事但其啓行
時言語甚易無懼事愼[illegible]敵之心恐非名將家法也賢
郎文雅勤事此最學者[illegible]艱節其閒抄寫文字似於下
學上達之旨稍相違背益若令之潛沉諷詠自求於
經訓之間既通貫融液然後操紙命辭自必有過人
者而奚俟此敗故駁雜之語哉公家世有大方諒不
須吾言吾自不能不爲之言耳春和惟萬萬保重

與張邯鄲書

於公雖尠素交然公爲鄉里豪俊之士居官之聲動
燭遠邇此吾所甚慕也東方盜賊薄公城邑凡幾矣

公能悍然無懼以作其民邯鄲數得無恙其係豈細小哉願公益加嚴愼肅練士民倡率豪傑攻城約以死守城危誓以死戰彼雖號有數萬然中多婦人脅從精兵要千人耳旣擁衆抗軍不能留蓄寄民而所過殘滅井臼釜甑罔有孑遺必無恒飽之理此應敗之道也昔吾權警邢郡返過邯鄲見其人率勇敢有氣吾恨不能丞尉以作其武幸聞公大抵甚慰矣況又有近功邪鄙諺曰莫䑛其步當䑛其趾夫民旣以覘彼之所爲矣今戰亦死不戰亦死甚曉然也然不戰固死使力戰安知其不生邪此可以語邯鄲之民

使之自固其志矣愛公甚深見公邑人來不辭惘然
敢告以此今之名將求有類公者也春和惟爲民自
重萬萬

與王敬夫

亡兒志文至亟與登石間兒婦楊氏食砒霜不踰時
遂死此十一月七日巳亥事也痛徹心骨殆何忍言
念惟此婦自五月念二栗死即堅志死節荊妻及諸
女輩日夜防衛已極縝密乃于其月念九潛服毒鼠
藥數匕幾不可生賴覺之頗早得以投救至于今日
每聞妻女所傳婦言其志必不肯罔因諷之省厥父

母冀至膝下或以愛奪乃悔恨彌切日夜號泣欲酉南麓公與許夫人不得已令其兄宋與其嫂舍姪女送之來仍以有心婦女一人常用伴侍婦至栗極哭畢入內見荊妻殊有喜色曰吾謂夫已葬不知猶未也荊妻私意其語謂予曰新婦志大不易行必有變柰何予曰汝但多方防衛可也翌日與諸防衛者相處極歡有一出者必止之曰汝出吾怕也畧不一言往志衆以爲旣見父母果懷眷戀後將無事荊妻者獨不以爲然令嚴爲環守是旦梳洗畢假言宿飯作渴索醋湯臥內飲不知潛帶碎砒二三兩隨飲吞盡

少間砒毒內作與侍兒登厠歸漸不能支乃誑小女
及妾楊氏曰吾適登厠見祟身頗不佳幸與絲箸禳
之又索醋湯令極煖來連飲三椀許曰稍可矣荆妻
入見其色驚扣所以因切疑之搜其袖有遺砒始知
中毒亟呼家衆尋醫治之婦徐曰妾此來欲以死從
夫遊地下前所囊物實砒霜數兩假言爲金珠使姑
不疑我今已盡服人言砒霜用醋下者百藥不能解
恐舅姑及吾兄以藥解吾毒則大壞吾志是以連飲
醋湯數椀可喚吾嫂來治吾後事滿門驚痛呼其兄
嫂至因以解藥予之閉口不納逼之太急則咬椀立

破每藥來則輒揮去堅閉其口楔以鐵箸且曲矣齒堅合不啓也曰吾與飲此吾不食砒霜矣今吾以死爲樂以生爲苦也柰何以苦事逼我其嫂啓篋出衣皆婦近日所製以爲臨死之用者無有不備與不精也著畢氣絕予痛哭幾死以爲曩者粟初死時情激心裂痛莫可制其死或易至於歸謝其父母又三月餘矣父母劬勞之恩眷屬繾綣之意顧不能一移其初志而不迫不怒從容就死如此古之達人志士不足與之先也顏子爲孔門高弟夫子特稱其三月不違仁而新婦少年女子耳乃其志久而愈恒彼豈嘗

從事于學問若士大夫孳孳亹亹者也其天資之高父母之敎要有不可誣者矣荆妻言新婦數向予言古今賢女故事云得之其父兄講說今日之死豈非聞之于耳卽感之於心而不忘耶夫人食利藥少許必疾痛萬狀新婦服砒甚多比死顏貌安舒略無倉卒豈鬼神陰以相之使其毒不內撓正色以斃也粟爲人頗靳非辟不正之行嘗曰姦汚殘賊天道未有弗與還者故行年二十有二曾無一毫非禮之動乃天畀以良妻若是天信有徵也哉此婦與令愛德性甚相若適亡兒各兩年雖媼媪不熟其面也記曰內

言不出外言不入栗之兩婦其庶幾乎昨新婦自靈寶至出鞋二雙壽予與荆妻孰知其與舅姑為永訣也因語楊生楊生云妹來時以二物貿壽家君與家母殊不知厥意所在今若此誠所謂與之永訣耳於乎痛哉茲乞執事與新婦別撰一志備其美德俾將大石通刻三誌納之于壙以示不朽昔栗欲以一椁通葬三柩則栗之志亦可以無憾于九泉之下矣兒女之事累兄甚多敢以楊生狀隨書附上惟執事念之憫之臨楮泫然情不盡布而惟尊照萬萬十一月九日海再拜

與唐漁石

久違光範不勝懷仰之私春中以探親之行赴省城留滯月餘某事所司明知寃苦皆引嫌弗究君相極力明刑于上而天下依違之習自若含垢冒汚僕分所宜耳尚何忍言伏惟執事推賢愛才之心休休無已方內英俊莫不鼓掌相慶以爲將有拔茅連茹之漸而太平之幾誠在是矣其遠且疎者或無以表見于銜鑑之下使太璞不登私竊忿焉每有所見擬議欲問輙復中止思惟執事之愛卽何可嫌非在省見山東進士李開先者資性英發識見超遠文藝精典

哲匠所難治體通達後輩希覩必殊重之瀕行因與
太徵蒙溪洎韓馬河濱諸公送之東郭之外至今不
下鄙懷者凡三月餘矣値便草草用貢台聞天下之
善士如開先者又不知有幾人惟執事備訪力求使
勿淪于常流則今日得人之盛蓋有凌跨古昔炳耀
簡策者矣孰謂非執事之功也後生末學如開先苟
得大人君子作興砥礪於上將來所就自僕觀之可
謂國士之無雙也惟執事默求其爲人之實而加之
意實斯文至幸聞彼欲求國子學職是又以中書付
仲默博士付昌穀殊可惜也早夏苦熱伏惟保愛以

慰斯世之望不宜

答王汝言書

曩者仕宦時竊見世事搶攘以爲非甚難辦也特執事者未嘗少加之意故云云耳每遇士大夫率肆言毋諱不知觸人遘怒已厚乃竟以罷官至罔爲姦人之黨交遊諸公或以書責我宜改易往轍得書後大笑索酒曰我罪蓋如是然我何能改也夫予不能行事於世以誅其姦乃并不得肆論其短長哉夫善與惡是與非其數較然明也執事者不以爲意而槩與之則反手倒持惡民與善理盭風俗衰詐僞起子弑

父臣弑君毋不亟爲是猶可委而弗究邪天下之事
雖貴執者所共壞然豈盡持軌事者之手令事之不
較哉四海之遠兆民之衆事爲貴執所制者要不可
以十一辟之惡風疾雷雖至盛必無終日委而不爲
而謂非我所得專謬矣請以廖鎧喻之曩在河南日
嘗屢遣人誅求郡邑矣其重求不過千金郡邑科斂
千金只一項耳其錢轂轉移詞訟難易約束流滯彼
豈曰治此則妨吾索可置勿理也不才之吏各欲自
肥私享則是數者鈞致無不至使反此必以正理易
治即是數者悉可以裕窮民稱良治矣士大夫平居

動以古人自期謂事苴未嘗手若云云我當如何如
何既嘗手矣而又委以執力此非眞有爲民之念者
也劉養和以犯廖去矣燕憲清帖耳奉廖何乃亦去
矣二君同以廖去其高與下美與惡奚啻天淵氷炭
不相侔也而士大夫乃猶舍正路而弗由豈不大可
哀耶非常守德來繼燕又視養和爲烈矣彼廖氏者
受侮半年何不更用前計以酧守德而甘心若是其
道固有所難也今上無貴勢之撓下無執友之托臨
事涖民必知其惡逆而隱忍含糊善不加恤惡不加
警使無狀之民如羣虎負嵎而良善者卻足自廢有

天日之明官長之設刑法之禁而身制於齊民不可左右朝廷所以建官分職之意安在乎日鄉黨爲善者卒云某爲某事嘗言其不利今已然至此乃猶不見其賢者固以爲時有所未至而不賢者將又因以轉而不善矣此予所以瞋目於執事之臣也大姦巨惡犯禁蠹理恬不爲怪小民望誤冒法則錙計毫數洗垢索瘢持此而欲天下治平胡可得也吏長姦民侮法二者國之大弊也今長姦之吏盈滿仕局而莫知所懲侮法之民桀驁鄉里而莫知所畏此當塗君子之深憂也非過貴邑見事埶百爾狼狽以深恐懼

乃續聞公言云云及叩之在塗又有過者乃嘆守令所繫之重如此此使郡吏一切如貴府縣吏一切如貴縣長此安極今日偶見儆縣一事爲上吏發至劉令以病不得理其丞但惴惴奉承唯渠兒所恣意耳然僕向爲當道言之不知卒聽否也安得公在蜀時風致爲一洗耶昨僕謂弟姪輩曰汝言言有內艱報尚能戮兒省祭使之在官數年不知又當何以而此時列郡太守皆碌碌不足爲汝承雖美才盛年又姑息寡力大抵時運使然非人力所能也

答蔡承之石岡書

一別便如數十年人生如此何以堪也海內故人屈指無幾忽得手教如飛墜自天欣慰萬萬殆何以言小兒栗所娶渼陂之女丙戌秋生一子矣乃子母並死今春爲繼娶楊叔安之季女此後兒女事俱了更無掛心者去歲自今夏南海霍渭先旣以賤名厠諸章疏春首又以一書見諭鄙人心事搜括畧盡其相知之眞雖齟齬之交亦不過此顧仕宦之志自庚午秋根株悉拔他人不知石岡則知也幸九重聖明灼知不肖未便施行卽若渭先之志又有何面顏見廟堂諸君子耶隨亦具一書答之矣幷其稿以上丈夫

生世固當以拯溺救焚爲心而僕則切恨世之士大夫賤恬退尊勢利徃徃反爲小人所薄鄙志如此正欲銷忘宿志以明士大夫之節耳前歲遼庵翁亦以此爲言僕力拒之今殊成怨也然亦何恤焉新刊四種碧山乃渼陂之作其三皆出鄙手荒忘如此可似雲霄中人耶心事萬千不得一一展布伏惟保愛以慰知交之望幸甚

與鎮西將軍曹公書

海白總戎曹公足下昨聞寧夏之變甚悲鎮廵諸公何以不幸如此及見行到文移乃知足下盡心曲處

如此此此宗社之福也又聞躬至各部慰勞三軍此尤至計他人未易及也昂錦諸賊本無知小人不勝一旦之忿搆變造逆事出偶爾其脅從之人初不過三五十輩爾逆事旣成聲勢遂重諸餘將吏皆亦執係父母妻子刼迫而然近聞傳令造舟以待北伐此固憂國至意夫兵事尚神而謀道宜隱也造舟之所去寧夏近而易見先無所慮使昂錦以此扇惑其衆謂朝廷必用誅殄爲心彼將士豈皆明理識事之人萬一信其必然則外增必死之懼內乖效順之心所謂爲賊堅衆非計之得者也今莫若遣人詣仇鉞謀內

應仇鉞者鉅官大將非甘心昂錦者也其標繫母妻之恨卽未能啖肉嚙髓盡戮諸賊以償耳今誠以語鉞鉞必有所計度於彼彼少信鉞計數賊之首可指日得矣況鉞又翹首望逼也故莫若先逼鉞鉞逼然後張兵揚威過其驍銳則鉞得有所資耳緣以喻衆喻衆則士卒之心無有不齊士卒之心齊則昂錦者几上肉耳鄙諺曰以米煑粥以水稙稻蓋此之喻也夫昂錦以一日殺五大官甚能也而不能以旬日南下此非積算竢數者固畏公威德也昨公至各部勞軍其股肱已悉剪矣夫旣剪股肱矣猶可爲全乎雖

三尺之童亦知其無以爲也此大事至計不可不念者惟公察之圖之

與馬伯循書

別伯循甚久不能得問伯循也頃因客欲過三原托謝墓誌之寄當時匆匆不盡所言故如不問也老伯母之逝凡爲人子者皆可以哀痛摧裂況伯循履道純孝者然有老伯父及母君在也伯循一有過哀傷性老伯父若何母君若何宜思其大者可也天生伯循欲以繼明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凡海內學者莫不以是望伯循不但僕與伯循私厚也近聞某氏

六郎與令兄弟作孽伯循深被其侮夫無故之侮孟
子所謂妄人者也僕意伯循必不與之較耳然兄弟
骨肉至親誰能嘿然宜别有以圖之也六郎行暴貴
邑若虓虎亡攖也卽不姑以忍之彼或至於犯其更
尊者之衣履伯循又將何以處之勝負之際市井之
所向也烏有士大夫而俛與市井相較者況伯循之
力萬萬不能勝耶彼所養而藉者盡市井無賴也彼
賞以錙銖之利皆可與難於我彼又挾有貴父之勢
如之何以制之今莫若善誨令弟使毋適中其欲鬭
之意而已鄙諺有曰樹大有風人賢有謗安知貴邑

所謂士大夫者無有啓彼與難以危伯循也夫與伯循骨肉生死者仲木及僕二人耳僕不知仲木何爲知伯循之事而不以告也千里之言不知果然否惟萬萬以理自遣爲是小書二册附上啓覽乞恕所不悉也

與何粹夫書

久違懷仰何已不才宜受重辜乃冒輕典直先生陰庇天子仁聖耳去歲得手敎感慰千萬非吾兄他人誰肯然也近又得孝思所寄書益感念顧隆篤僕烏足以承藉山田數畝破屋數椽差可度日幸狗馬之

疾盡無又多暇日可以採蒔藥此其叨冐豈細哉

冬丶初見遞報知有起復之命私心甚慰葢時事若此安可無賢人以立於朝備倉卒之用今漢中蜀楚之盜方熾未艾而來治者率之統御張弛之道輕褻國威厚助賊氣其經畫糧餉之人又務爲苟且迂濶之計百姓百倍陪費不支一行之需賊勢更盛當復云何爲吾兄者固不可堅卧東山也友人楊吳二君來値有手足之瘍不能盡所欲言惟保重保重

答沈崇實

僕來持奉敎札兼及碑帖之富感激至意何限斯文

骨肉乃雖古人未之前有也不肖固執愚行雖萬萬死生不可搖動所以不能無憾於中者誠以斯名之難居也修之於平昔而礪之於今日得志焉將以加諸天下否修先王之道以終乎身而顧冒被汚穢如此何以爲人也士之所哀莫甚於名喪節靡而身死不與也今不肖已喪名靡節矣卽使長生百年有顏囘曾子之行程伯朱季之作亦不可自明於千世之下此固志士之深悲也人常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然固不敢不勉耳又安肯稍自貶釋以從時人之情爲進取之計邪有一於此死無面目

以見先人也城南之事乃自斯人得志之後與敬夫同感孝廟恩德而然非僕一人也至於晝夜千萬謀畫欲以歐此實有之雖今日亦不敢忘也況當時邪然惟天地祖宗及我孝皇聖靈默鑒而已辱念隆篤有國士之與故敢率爾答謝若他人則閉口矣不能瞻送旌節徒切倚望伏惟爲國自重萬萬

答栢齋先生書

僕生平服義重德直行亮迹而已其他虛恢盜名隱忍委曲以要時好死不願也承教云得報以來且痛且恨所痛者執事平生之心可以對天日有伊周之

才之志不得少行於時所恨者凡事輕忽簡畧不存形迹卒罹大謗葢公愛惜不肖之深不覺言至於此感服高義比之父母更復何言伊周之才之志僕之汚穢所不敢當不存形迹卒罹大謗此政僕之所以爲僕者終身不敢易也僕犬馬之齒才三十有六雖更事未熟早作夜思從事於斯要亦久矣語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曰智者行其所無事而已於義有未當理有未喻雖聖賢令之行僕不敢也苟理喻義當矣雖人人掩口笑道僕行之也曾參之自信自信不殺人耳母之投杼踰垣參不得而知也

僕向罹二三子之謗能勿殺身無幾也蓋是時壇方以君子之言禁士類二三子者不謂僕爲小人也今又罹諸君之謗能勿殺身亦無幾也蓋是時大臣方以小人之惡飭士類諸君者不謂僕爲君子也由二者言之僕一身何兼被俱有如此蓋苟可以去官殺身於我則君子小人者非彼所擇也其至於此雖存有形之迹何捄哉老兄斯文綱領當世指爲山斗之士覧見余書當欣然大笑曰此誠栢齋賢弟良友不以險夷易操者也然後終身佩而頌之永爲老兄所不棄矣兒子昭允歲首已出痘子無恙今能言且行

承問具告冬寒伏惟保愛幸甚

與賈鳴和書

相別久矣忽辱手教感荷無已自被罪以來數不能通問士大夫之間者蓋㨨已自照不可輙以荒穢之資謬自比附耳教中意念隆篤顧僕安足以當含灼而已細思往昔憂惶恐懼之日今得脫然不復拘禁此其心蓋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而好事者又謬爲異論如彼雖有非而辯之之人又挐小遺大引粗失精亦豈足以識豪傑哉此可爲南塢子言發一笑耳家口雖衆田作足以供之無憊故每得從容南山渭

水之間又得為野圃野醫種蔬蒔藥暇則茹蒜酌酒負小坐小軒拊絃倚唱欣然終日人莫得而奪也至於開筵列饌品竹彈絲貧約之士力尠財匱固無得而辦也然君子之樂亦莫須此此皆日用之實敢以聞老兄老兄知之想當欣然一大笑也邪小書二本附上備種數猶爾不悉為之柰何千萬保練不宣

答楊宗文書

范生來承手翰具知李生事情然事已如此闕內鄉大夫豈能人人白哉執事惟善處耳良度負公固厚然已死矣則平生私憤可以悉為掃滌至其諸孤則

猶士大夫子也今不知置念已乎他日鄉人一相視效豈不可寒心哉王學諭資質誠美然行不知禮少不更事亦所不免旣惜其才當教之以平易易親豈可深礙慘刻如此不日王令來歸印於縣可能更若是邪李氏諸郞愚昧謬妄豈但今日教中後將噬臍之語其迹頗涉恚諱宜更思之李氏於我有何厚而僕言如此凡以爲執事也芻蕘之語始雖不堪聽徐而思之或有可采者不得面陳切仰珍重

張廷梅與松　校字
邑後學孫爕午卿

康對山先生文集卷之三

後學　同邑孫景烈孟揚選次

長白瑪星阿景謙叅閱

王應槐兆三

邑後學耿性直伯正校張書紳公佩分校

何瑞雲卿

序

雍錄序

雍錄十卷宋龍圖學士程文簡公大昌之所著也謂漢隋唐皆都渭南雖稍遷改而相距不遠尚為易考

若夫周秦兩世自初興以至遷滅屢東屢西不常厥邑固不可循世次地望泛而言之於是以渭爲經而五代都地隨列渭旁能沿渭以推其方而雍關地望如指諸掌矣此其書之大槩而其雜相考會則悉本之潘岳關中記與三輔黃圖六典長安志及邑圖閣圖所以述雍之故蹟小大靡遺矣然所圖或有差誤皆按冊擬議而與圖閣產其地而親見之者不同予是以傷載記者之難言也往歲予友大復何子仲默嘗爲雍大記顧其書垂成而卒悲夫昔仲默蓋嘗親以亭列屬予矣顧今謫未遑固深念其用心之勤期

有職日當卒成其書以副厥所託不知能否也知西
安府南埠李侯文極政通民和之餘盡取關中故志
刻之以傳秋七月省災過郃因以雜錄屬予爲序於
是著所私見於首以貽考古之士然關中之蹟大抵
諸書幸存得有所考讀其書者又當有以識侯之用
心焉可也嘉靖辛卯秋八月丁亥序

長安志序

關中故有長安志刻之省署歲久亡矣予家有舊藏
本嘗因其引類得其緒理喜關秦之跡頗爲明悉易
見間有踳駁則據冊而擬欲盡固難也其書爲宋龍

圖學士宋敏求氏所著程文簡謂宋氏家多古書如
宮闕記宮闕疏關中記廟記三輔黃圖三輔舊事皆
所采據信哉夫自成周以來關中爲歷代名都其人
文之盛固不待別錄而後知者若其遺跡故趾所在
田父野老之妄旣荒唐難信而學士大夫又不能闕
疑存訛徒欲以遠而莫考之事畢議一旦若山海經
之誕水經之誇括地輿地之志靡曼皆是也孟子曰
盡信書不如無書予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孔子
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後之君子得是書而讀之會
其領畧可也而欲遽以言語文字之間定數千百年

之疑誣矣知西安府南埠李侯刻是書成以予為序故復之如此蓋其所刻皆關中盛事云爾嘉靖辛卯十月庚寅序

渼陂先生集序

渼陂先生者鄠杜王子敬夫也我明文章之盛莫極於　治時所以反古昔而變流靡者惟時有六人焉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鄠杜王敬夫儀封王子衡吳興徐昌穀濟南邊廷實金輝玉映光照宇內而予亦幸竊附於諸公之間乃於所謂孰是孰非者不溺於剖劘不怵於異同有灼見焉於是後之君子言文

與詩者先秦兩漢漢魏盛唐彬彬然盈乎域中矣獻吉仲默子衡昌穀之集皆已刻行而敬夫獨未也去年秋敬夫冢器順天通判瀛內艱讀禮之餘彙次其集凡若干卷詣予請序將藏之家塾今年春二月予東遊華山會監察御史咸陽王君惟臣於臨潼曰渼陂先生之集獻遊門牆之日久矣顧有志於傳而未能今承乏山西嘗得其定本於瀛將以示乎三晉與天下之士執事幸有以教我也予觀渼陂先生之集其敘事似司馬子長而不屑屑於言語之末其議論似孟子輿而能從容於抑揚之際至其因懷陳致寫

景道情則出入乎風雅騷選之閒而振迅於天寶開
元之右可謂當世之大雅斯文之巨擘矣夫德不孤
必有隣藝文之士抑儕以自高妬羣而取亢皆是也
予觀孟堅之於子長竊隘心焉故歷述明興之文由
於諸公者如此於乎後之君子其將有感於吾言也
夫罪於予言也夫嘉靖十一年壬辰三月丁亥序

漁石類稿序

漁石類稿者總制軍務兵部尚書漁石唐子虞佐之
所撰也唐子巡按雲南江西提學陝西掌憲山西督
漕淮上及今凡若干年其所爲詩若文以及奏議文

移之大者皆於是乎類載之間出以示陝西提學僉事鳳泉王子惟賢因刻之以傳謂予知唐子者宜序諸其首予讀是篇所載爾雅正大舂容涵渾可與今昔名家頡頏上下世儒摹倣剽竊偶中臆得於萬一者自難擬倫也唐子嘗言文不如先秦不可以云古非誠哉知言者乎人謂唐子機軸本於左氏而无隱僻艱深之習議論肩於董賈而有溫柔簡重之致然其歌吟篇什又言不下帶道罔不存固不待上法漢魏中契盛唐而後善也唐子方將以功業左右昌時上修方叔召虎韓范富歐之蹟其文章緒餘又復若

是豈詩所謂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者邪緝文之士當自有以識之士有體有用若唐子者可也嘉靖十一年壬辰秋七月既望序

鄠縣志序

渼陂先生既爲鄠縣志時南皐公在陜西撫堂聞之取其稿付知西安南埠李侯刻之以傳謂志者記也記其地之沿革風俗異宜與政敎文獻之大畧爾顧世多昧焉弗知猥繁冗雜漫不足視刋是志所以啓徭之作者使知方也而民之疾苦役之繁簡政之得失官師之淑慝咸於是乎具之又所以昭鑒戒慎從

違其訓遠矣李侯承命唯謹遂付之梓人刻將成渼陂公以書抵予謂予當序諸首予惟鄠古豐鎬之地周之王京其故蹟遺墟雖父老无知也況其文獻乎予每以語渼陂公冀亟為之乃南阜公有此佳舉豈非是地之一幸乎遂序其歲月於首以示鄠之後賢君子知所自云嘉靖癸巳正月念又一日甲子序

登峨山詩序

陝西左方伯安厓黃公以在蜀時所詠登峨眉山詩一帙寄予曰是編所載頗具峨眉之勝子其序之於首將藏諸家笥以識平生遊眺之槩俾後人視焉予

取而讀之其條理燦然卽不至峨眉巳若坐詠累日者矣公昔以名進士改庶吉士讀書中秘詩名滿翰苑予嘗得觀所作於同年南里憲副宅辭翰兼美玉映金輝固方今之雋筆也乃復見是編又重之以安厓之請是安可辭爰記歲月於簡以示讀公詩者考焉夫精而典者文之致也詳而諷者賦之方也公詩咸有焉豈但示諸後人雖傳之於世可也公以爲何如哉嘉靖癸巳春二月巳丑序

烱然亭序

監察御史兩厓朱君子禮表其師陽明山人伯安政

學篇烱然之語爲烱然亭縉紳大夫或爲記爲文爲詩爲歌以識其事旣成巨帙諸君子以予序其篇首予有以歎朱君之好學也夫旣舉進士服官政矣乃孶孶於學如是宜其行義文采卓然於時學之有益於人如是哉黝襟之子葢莫不知學然售一試得一譽卽睨視萬物先生長者立於前漠然若旡曰此何草草章句者陋哉非吾侶也情蕩而志驕中溢而性枯曾不知身何以自立而曰吾將以彌綸天地之化也行何以自善而曰吾將以裁成萬物之道也於乎予自弱冠以及今所見皆若人也寧非朱君之罪人

哉信乎陽明之教非朱君不能炯然於心學而至於
炯然於心則推之必庶其可以彌綸裁成矣夫敢以
是爲諸君子復因併以爲學者告嘉靖癸巳秋八月
甲戌序

送趙世忠序

天子卽位之二年兗州闕守吏部請推擇長者有德
教能化民者詔以監察御史馮翊趙君知兗州府趙
君同爲御史者咸以予爲鄉人當以贈趙君也爲說
之曰夫趙君馮翊之美材也馮翊之士能以節義治
行顯名于天下後世者至多也其浩然之氣蓄之于

貧賤之素而加之于百姓之上者趙君豈異也余何以能益趙君者夫諸君之意豈不以御史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太守則繁劇駁雜欲事事皆親與切歷譬劘然後濟也吾昔在鄉縣以試事歷太守之府望見其事紛然亡有端則必以爲甚難莫如太守矣蓋御史之令皆裁自我者太守之令其監司省部者能奪也夫奪則志不可以貞而廢時矣理不可以致而更慮矣廢時者莫能以自宜更慮者莫能以自固由是君子之致莫能聞於天下也故吏部獨以君守兗州焉曰長者之意當以格其上吏使勿以奪志也德

教則親民可不畔也雖以天下亡難焉而况乎兗也
由是則君之爲兗州可知已矣今兗州之民濵之于
海困之于饑饉疲之于科役若亡有能蘇也以君能
二者之美焉則由是使兗州之民有禮讓足食勿偷
匔勉强者孰謂非君也又况鄒魯之地夫子之里邪
君吾知免已矣

送東原先生序

昔先人在時以海方總角當教以正歷求師之賢者
得吾東原先生曰他日使吾子爲禮人不聞過于鄉
黨父兄者必牛君也是可以教吾子也翌日遹于使

者以幣從于先生之門先生言動視聽皆有典則海時且幼且劣望之屛然不敢出息居數月必苦不自俾數月彌苦嘗曰此生不能聊也先生所論皆道德性命之微浩然而出靡有窮也故今所以不至大惡狼狽以辱先人實先生使然焉壬戌三月海舉進士先生適以歷事在京師其所敎猶靡有間也明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完事將歸凡交於海者相爲五七言詩贈先生先生旣而命海叙也故遂以所受之先生者道之且以餞先生之道而欲有以勉焉者也

送虞坡楊子行邊北還序

今年春二月天子方南狩覲卜顯陵起相國石門公往視九邊布政令敷恩澤石門公以贊貳上請命司馬大夫虞坡子往焉由宣大而西至甘肅昌署隆歷嶔嵜凡七閱月而九邊視畢節麾所至邊人无小大咸咸激思奮慮无以稱荅休命石門公自以得虞坡子為慶而藩叅南溪張子乃以裴晉公比石門公昌黎公比虞坡子予以為知豪傑之旨也虞坡子昔仕關內數以予遊歷盩厔長安二大縣豈弟之政貞固之操民至今誦之其休休之量明哲之資超邁之見殆若天授及轉官司馬部予竊以為邦之遠器當在

若人因與諸士大夫言之而石門公果令獨知其賢引之以借玆使英雄豪傑之在人代雖顯微異地天下後世未有闕之而弗知也況同時同事於石門公哉擬人必于其倫予于南溪子蹉焉虞坡子大人舜原侍御昔嘗令扶風惠政在民虞坡子將過扶風扶風士大夫感舜原侍御之愛以予言贈虞坡子予方幸虞坡子能再予見也其所欲言於虞坡子者雖備歷晨夕未盡也況酬應數言哉今邊計方壞而將領威薄加以兵微食匱正君相所當拯捄劑量之際也歸奏之後凡所望于石門公與虞坡子者奚但予與

閫內士大夫而已也夫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將孰爲
親九邊之事予烏得而不望石門公與虞坡子也

送白貞夫序

予居滸西山房二十有七年矣客過訪予者率以載
之賓遊識久要焉然非卓然道義弗予也今年夏予
與滹野呂仲木氏南里楊用之氏同過彭麓山房眺
南山遊普緣普緣爲故仙遊宮山廻合而水圜繞氣
磅礴而景蔥蒨宋東坡蘇子瞻氏蓋竒其勝數往遊
焉曩予與仲木屢訂茲約正德壬申至而阻雨粵今
十有三年始協茲遊北至彭麓携榼命輿矣而浴原

白貞夫氏自晋陽來關中望華瞷河覩周秦漢唐之墟挹豐鎬岐雍之盛方自鄠杜訪渼陂王敬夫氏而西也聞予與二子在彭麓即躍馬過彭麓同二子循黑谷抵普緣周覽遐眺懽悰畢陳降觀子瞻塔陰記及游景叔題名已而嘆曰茲無負於普緣矣事不前約而一旦卒同非數也耶明日旣晡仲木東邁用之有事渭川精舍貞夫同予北行過訪涇西已而出平湖屠氏所贈文則貞夫此行葢不予棄也然予逃形物外二十年禮法之士未有弗疾者貞夫則何取於予哉居數日貞夫北行畢使後二月復過訪予明日

値予病與予弟德充眺黃山覽武川訪邰墟涉澗作一
建子窮慶善之錄歌生民之雅其與翩翩然矣翊日
予病小瘳方能以醴酒酌貞夫則南充任少海氏適
至遂同坐夜分而去約以明日同過滸西値雨大作
弗果夜仍同宴世爵堂焉貞夫少海世之二儁又爾
相値誠亦奇矣明日貞夫餅予行予覯貞夫悠悠然
有逸思焉於是握手語貞夫曰今士大夫尚浮名而
趨末務偶善一詩成一文則矜炫馳肆目無全物卽
上追屈宋中騷班馬藝而已矣况摹倣剽竊文實俱
鮮此文士之鄙習非國士之鴻操也國家以崇官好

爵養天下之士者恐百姓之未安萬化之未洽也若此何耶貞夫論事滔滔萬言條理罔謬厥存遠矣夫揚休烈道情性古之人莫不用之而予意則苟求其志而已詩曰言志今之爲詩者果言志否耶夷觀而試省之則思過半矣貞夫往哉野人之言欲無負吾貞夫爾非方居而忽逃也貞夫曰此予志也遂書以贈之甲午八月戊戌序

姜武功使臺旌勸冊序

武功者西安最下邑邑小而道衝民窮而用繁爲是邑者誠亦難矣廣安姜侯以進士來知武功訪民疾

苦而加之治於是民熙然應之故不踰年而武功治行屹爲關中第一自撫按而下臺省諸公皆交章旌舉其禮幣優勸殆無虛日侯爲是邑又何其易也武功諸生私自相謂曰夫民視令長爲憂樂者也今百姓力不愆庸財不懸賦是令長之德厚故治明政通吏不渝度民不易軌也吾與諸君親沐其教益而覩識其成緒不有紀述傳之方來是昧長者之誼杜方來之傚非所以稽譎古昔也於是取撫按而下洎臺省諸公所薦論勸勵於侯者書之於冊而賁之以行事頌之以歌詩旣成帙矣乃詣予請序諸其首予旣

三復其書乃慨然增懷焉名實之相倚其應捷而效長與桴鼓者奚異哉夫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未有不偃者也予自戊辰以先太安人之憂歸今家居力田二十年矣民苦於租庸歲相比也當塗君子皆知憂民之疾苦而所以處其疾苦者顧寥寥無聞何耶予聞其論議未嘗不重自太息以爲斯民之不幸遽至此極及侯之治武功量田之肥磽以定租較丁之強弱以署庸行不踰年百姓安堵室家相樂修禮義厚風俗期無貽怒於我侯雖三代之民亦若此而已其應不已捷而效不已長耶夫租

庸者國家之重賴而民命之攸繫也當塗君子不能探求其本徒以獲一事見一弊謂吾志已盡吾令已逋此不思之過也今百姓之憂樂豈直一事一弊哉獲其事而因之見其弊而更之尚慮其有他也況無所與因無所與更哉故雖日夜奔走徒以重勞輿皂民無益也夫民情土俗天下之廣吾弗能知由吾闢中之事觀其大畧亦可言也桀民恃蓄而撓法姦胥甘賄而易令故富者益安而貧者益困其所由來非一朝一夕也侯至定以約束示以明義准丁力之歎豐罷門分之抑勤不刑一人民志允愜予嘗趣侯書

所計度刻之堅石以貽來哲俾民永終嘉惠侯則謙讓而未遑也乃諸生能樂道其休美而形容詠嘆如此彼謂見善如不及者非耶因遂以所先乎民者書以歸之若夫决訟若流擿伏若照則侯之餘事固不能以徧載備陳焉今之爲令長者亦安能人人若侯使民自愜其志如吾武功也排年之人聞侯將擢官去已咸有憂色以爲及已應排不得與被其政侯尚可謙讓其計度哉嘉靖六年歲在丁亥夏四月十又二日戊午序

送東谷子序

西安太守廣川趙侯以書抵予曰東谷內遷戶部員外郎久淹之餘知已如吾子亶足嘉悅茲有餞贈之文以勞於執事是惟吾子之不讓也夫東谷子自入關予即與交今凡十年矣所以劘切於予而益其所不能者方之古人葢有同路之義焉然東谷子操嚴而中坦志遠而外直賢者慕其義不肖者忌其才故入官十五年僅有是焉此非其慮之弗長而際之不融也其忌者害之也東谷子檢身治民裁費節用尚本崇實盩厔與涇州之民莫不懷也篤履愼官鶉衣蔬食先人之所遺平生之所志何不臧也今天子以

仁孝治天下安知東谷子不由是以大行其志於時邪夫士固有譏於始而卒於終者矣東谷子之名義士大夫庶民小子人人能言之雖有惡已者不能加也據是以往凡所以報稱於時流惠於民者可以沛然無盭矣東谷子往哉君子之志以自强不息有息則餒非君子之所貴也昔者與東谷語每夜分莫能去者固非如世俗彈棊博塞流連尊俎也凡以探天地之化昭豪俊之業焉耳天下之事未有中無所主而能至者況以或存或亡之心參之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者士大夫之過也廣川以英偉卓犖之器當

紛糾劇冗之地其所以應之而有餘處之而皆當者
固其中之有主如是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彼猶待於其所已行而損益其過與不及借以自勵
雖之天下可也東谷子其往哉尚默繹於予言而終
廣川之誼是則廣川與諸公所以贈於東谷者咸有
光矣東谷往哉

姜武功平賊序

昔予以正德戊辰歸見三數處風俗則嘅嘆與懷焉
曰嗟乎何至是者是必將有厚憂隱禍迤邐未艾也
否則何至是者居數年乃日日異不同也曰嗟乎其

厚憂隱禍且成弗遠也安得賢且才者與告語之特一興皁之力可攘也乃得巡撫都御史藍公文秀巡按御史王公子衡二子先後至焉曰是則吾所謂賢且才者也失茲不言福將焉致於是以書予二公曰某地事十年後必有大憂事關生靈僕不敢默惟公求倡始者數人薄治之其羣從渙然散也二公曰唯唯乃下其事於其長其長不知旨意喧喧溷溷乃藉是將要以爲功也其衆紛然因賂以訴於他司他司喜其重賂二公之志亦寢後八年乾州有狂人樊伸者多貲而樂誕方士誕者皆集於其門附會伸意行

謏於仲云仲當大貴於是傳播遠近所謂三數處者舉熙然從仲而仲遂自居不疑日召無賴男子習戰修武來者雲集又令妖人以照水法惑之俾無畔志泊三年陰相結聚者十數萬人廼於嘉靖乙酉秋集黨寇乾州賴州之士大夫暨守力禦之日晡逃去走南山結銀兵復謀北寇郡縣震動若不克生獨武功姜侯練兵有素人得無恐報至侯下令曰仲輩皆膏梁子徒以妖師扇惑至是其羣黨固烏合也即果南奔礦塲必假道立節橋頭凡濱水諸村落宜據舟密候其至共力與擊賊可悉擒明日昧爽賊果至諸村

落入執挺拒賊賊悉從涉渡逃去獲馬及器物村落以馬來侯即以馬賞獲者曰能得賊賞更不直此於是人人奮志思獲賊矣日中果有執賊至者得俾所給號帖已署有僞官乃立磔於市而厚賞獲者凡逕咸興醴愚民爲賊惑者舉不敢南邁應賊賊居鐵爐庵五六日候應不至始決意趨礦塲又二日賊首悉爲于敎輩所擒無一遁者故賊黨悉平焉比賊東獻馘醜猶曰非武功所阨不及是也於是守巡撫按諸君子咸推功自侯上功於朝而侯之規畫誠巳奇矣武功諸耆老相率曰乾州破吾縣有禍猶緩乾州不

破賊合衆南下必先甘心於吾縣吾縣非侯勢必大壞又安有今日者于是繪圖請序述其事於首以報侯保全之功滸西子曰伸之敗人知爲敖輩設巧善獲然發軔即衂獨不以姜武功先事治兵哉及僶僶涉渭志灰然盡矣耆老之請殆亦有所見乎故予重之以此令示諸當事者

贈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藍公序

夫志大者器宏才厚者德溥此古今之通道也惟宏且大也故聽參而用博小利近功勿撓焉惟溥且厚也故持重而不誇盛位慽勣毋動焉二者事異而理

同道分而究一皆俗儒所難喻也故天下無事則可以嶽獻而嘉治有事則可以戡定爲安輯所謂天下不可一日無者明興百五十年學士大夫口不輟詩書之誦心不廢經綸之想志非不皆有才非不皆長也然以之治事而事或乖修業而業或廢者器有所弗宏而德之備諸身者尐也歲自乙巳以來蜀兵初變衆才不過數百至易擒也當時用事者一失其會遂至不可以爲浸淫五六載寇益盛攻益難合三省全力不得半勦此其故非兵寖將壓也繼而劉齊諸盜起中山山東山西與河南徐淮諸地所過殘滅無

釜甑之遺男女幼壯者被掠老弱者掌死江西諸賊
乘其餘習益又驕悍難制當是時上益數以戡定之
勲責功伐名譽之臣矣銳者或闕於持固鈍者或廢
其幾宜明者或過於輕忽暗者或昧於策理四者非
所以用武博勘也然是時亦能殲賊而安壞者固有
所謂志大而器宏才厚而德溥者陰以維持於其間
銷其變而已其患也夫承制備蜀三省之兵關中爲
最盛也自彭公之西也其奮擊之士才數千耳數年
滋蔓難制之寇不待彭公來所以不敢再窺漢沔以
掠關南之民此其道非騰遊說懾靡寇志也禦之有

繇而持之有數得長者至誠惻怛之守綏懷其民心堅厚鞏固寇自不能窺也故予嘗私論之曰蜀漢之盜非藍公無以成彭公之擒非彭公無以見藍公之慮此可爲百世不刋者也茲聞上以藍公爲南京刑部侍郎公行在旦夕然平蜀之勲終始由公甚多吾關中之民所以能保其屋廬田畛者秋毫皆公賜也因著其所誦說者於篇以贈公使夫功伐名譽之臣凡有當上之責者皆知其自進而不內民於溝壑而莫之知也

送朱升之序

夫折堅斷勁剸犀劘玉無向而弗利者良劍之用也沙汰湔濯鎔鑄煅鍊精光愈新者兼金之質也故士無炫譽當事乃奇驗無異足登塗則妙君子之節豈可約以細人之屑見齊以鄉黨之鄙情哉故蔦蘲生於高山之上非其才有凌於梗柟松栢也犀象伏於澶洄之淵非其體固亞於猿猱麋鹿也高下之分定而倚托之勢殊也故觀士者不於其細而於其大亮才者不於其明而於其隱二者所以斟酌豪俊窺識英妙之方也然五羖顯名於秦穆子臧彊迹於威宣子臧越人二君者窺識明而斟酌當巨細靡遺隱顯不謬

故俗議不能繫浮辭不能奸也至若其思戮身於鄭武伍員盛尸於鴟革豈其誠未達於上而議不竭其智哉王疑而讒入故志阨行塞身死用弛也曩凌谿子提學關內勤勤懇懇若將一變而至於道矣加之以年則學者誦習之力豈或少讓於浮梁君哉細人倡之衆人和之故縞者見汚純者見疵使聖天子公卿之明少虧於秦穆威宣則凌谿子安脫於羣口也今倚泥成俗苟且持論非一日之積也故私者掌譽而愛者見拔咈者被詘而異者遭遣彼徒以太阿假之曹俟宏樞委之碩讓皆非其事實也士大夫者公

論之所繫也今異說悉出於縉紳而公論不稽於古訓是仲尼邪僞於衛而夷齊瞢昧於周之日也即有才美上安所聞即有邪罔上安所察故志士甘心而就辱豪傑長歎以遠世者非有以馳想於下許致薄於伊周也勢旣無所容而數固不可易也夫廉清修絜行能純備者孟堅所以誦李育也苟以熟觀於凌谿子則育豈復敢結駟於齊轂抗肩於周行耶然凌谿子則反之矣聞凌谿子改治滇南故予得私敍而贈之焉此學者所共覩而當塗者所宜愼哉甲戌夏五月序

送大復先生還信陽序

大復先生居關中四年矣今年夏六月以疾求去上下固留不可其官屬及諸生之在正學書院者不欲遽别於先生知予之與先生友也於是以予為言贈先生焉夫師生之際教化之首其居至不易也近名者先要結而後軌則昧理者崇虛飾而乏精典茲二者其始也靚焉若親感焉若躍戀焉若不可一日去而其究也渢渢焉與怨焉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物誠而形本實而茂自然之應不可強也上以偽切其下則下以詐姦其上教化興行之地持此以往將安

極哉大復先生之來吾關中也曰敎化廢壞者上下安於所習而不變也夫安於所習而不變則宜其廢壞亡救也可不作而新之振而起之乎於是具以科約示以程式先之以身而董之以實行之以嚴而推之以恕其初也疑而弗信畏而弗親而其中也幡然而悟沛然而從曰學者之事本如是乃何者恇恇惕惕若前日耶故泛者畢定傲者畢諧崇其實而黜其僞先其事而後其功有若董生之論焉夫諸生欲贈大復先生歸而予泛及其事如此畧情而弗言者葢先生之於諸生以道而合而秉執敎化之責者其理

當若是也或曰賤功名而黜聲華固先生之已事今天子龍飛之始首重敎化俊乂畢升而先生乃以疾行豈孔孟之訓有然乎曰出處者聖賢之大閑而先生之所愼也安有高宗爲之君而說終傅巖者也蓋有疾而歸德合而出君子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是何以疑先生哉諸生曰乃今聞夫子之所命矣於是請次第予言贈先生焉

送西麓大夫序

西麓大夫旣有男子其同官楊大夫名父首爲近體詩爲大夫賀與大夫同朝者又皆和楊大夫之詩以

賀大夫大夫以予爲鄉人交又甚厚也盡持其詩於
予曰子盡爲我序之使吾子苟長大能讀書省事吾
苟欲其爲善人將出是詩以示而歆動焉彼必將遍
謂其詩其人也吾從而語曰此詩爲此人此人爲此
詩吾子必曰此皆所謂大人世所謂若神明之不可
見而親也何吾之初生皆吾喜焉是吾之生異乎人
之子之生也必重自激厲以自盡力於所爲曰吾使
不愧是言也吾子感吾之言必重自激厲以盡力於
所爲則子之予我者不亦大耶夫教之不施於父子
之際也蓋謂狎而不可加爾故孟子曰父子不責善

父子責善不祥莫大焉其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必正也則夷也可以使父子之際而相爲夷乎大夫之所以教乎其子者固有出乎古人思慮之外者矣子其由是而成乎雖有抱奇之士使雜於稠人之中無所相聞焉則志消氣耗不與屠販等者幾希有一人者能自振奮以出乎物則已必警然自訟而悟矣況得於累世積善之餘者哉夫固必能以自變也而又況如此爲之啟之則其奮然往者寧肯一善一藝止耶大夫之子吾今知免矣夫詩通記若干首首名父大夫其後皆和者與各自爲者云

送武功丞李君還高平序

昔聞麟遊丞李君之政聲若不克見也乃後數年以憂制去既而起復吏部則以爲武功丞武功士庶有舊遊麟遊者相語諸人曰此所謂李麟遊也乃至是乎行必有善政及於吾民矣予聞之顧甚喜乃君枉訪予與之話言翩翩然長者也有學以蓄其用有政以達其學政出事立上不抗令下不盭民傳記所稱奚加焉予則以爲益友時與之遊滸西山房道古昔玩詞藝知名之士未能或之先也今年秋偶以微疾求去曰人生適意耳吾老不能副丞丞非所以優吾

之老者盡歸乎來以與二三子遊於里閈誦說聖君賢相太平之業暇則敎其子弟使為善人於焉終吾之身不猶愈於日匍匍車塵馬足與簿書筐篋之細哉狀既上撫按藩臬皆重君之才名不欲君遽去君不待報飄然以歸武功士大夫重君之行具以予言贈君然予且老矣安能以殘羸之身應酬賓友之請實有以重乎君之為人是以兩來為此使後之人知君之才之美果有以感孚於衆如是予竊怪世之人狥利輕已不知歸為何事徒以妻子之奉為不足而日孳孳乃或至於并其身而俱棄者君年才六十又

二體強力勝方將有爲以逑後勩乃於富貴之際視若敝屣畧不以爲意念與所謂麗眉皓首浮沉利途者殆天淵不侔矣豈非養之有素決之有勇高出物表者哉君冢嗣良臣嘗及予門勤學善養將來所就當爲名人不但取科目拾青紫而已君歸以方盛之年優游桑梓終厥天年鄉人稱之後世誦之與今日居陛大位驅遣放逐而戀戀不捨者回視殆不可同日語也良臣勉哉詩曰敎誨爾子式穀似之記曰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他日陛顯膺寵榮盛其亦遹焉若無以克肖而君之行事可也良臣勉哉予日望汝之

自礪以爲予與而君相友相厚之最焉耳

送邵銓序

崖州邵某以禮部乙榜除爲來賓教諭將行於官其友翰林吉士黃子實以予述序以贈邵君有氣岸能尚志由由然合於古人之道也夫以文字試禮部者凡試幾四千人四千人者皆又於其鄉亦數千人摘而舉也而但以三百五十人其舉若以遺矣意而欲同焉字字而欲稽焉繩尺法度錯錯而欲亡有背焉其豪放不羈者故恒弗逮也邵君勉哉夫士固當欲有以遇也遇其人矣不能有以立遇之道夫猶不遇

而已夫繩尺法度雖非所以盡士者顧求之者率是用焉苟豪放不覊者稍自裁損就之則天下莫敢京也邵君勉哉儒學之官雖古人所重者吾無以願邵君知邵君所負者厚可以有為使國家風化於世者益隆也雖然吏部所以予君來賓謂宜可以小試君也來賓之教果 而弗庸焉則吾所以望於君者益以信矣吾所以望於君者益以信而於其身乃猶有弗遇也茲可以謂命而已然而如君之所負者固未有終其身淹也

送陳茂之序

古人養子必教之以詩書爲有義方父教而子不之學則固不足以謂之能子子欲學而親靳焉雖有良志者終廢弛不作而已故親也教之子也學之然後子有善學之益親有善教之譽中養中才養才而人樂有賢父兄也長寧陳茂之有子列師旅子永嘉余因永嘉識列由列又以識茂之之能教也列性雅重美儀宇學爲文章駸駸乎若欲進取如探淵與師友所相證者滔滔乎有也進而不已烏知不合於中庸之道耶吾於茂之有喜而於列有望也今國家禮重賢俊之士列之有造果如彼惡知弗爲之錄耶然列

固爲人之子顯姓揚名必能有處於大者鄉人以列新爲縣學諸生且重其爲按察王君之選率來請序以贈予愛列而欲內諸道者安得不以是爲茂之告之使夫爲父子者知有所勸也

邑後學　張廷梅與松
孫　燮午卿　校字

